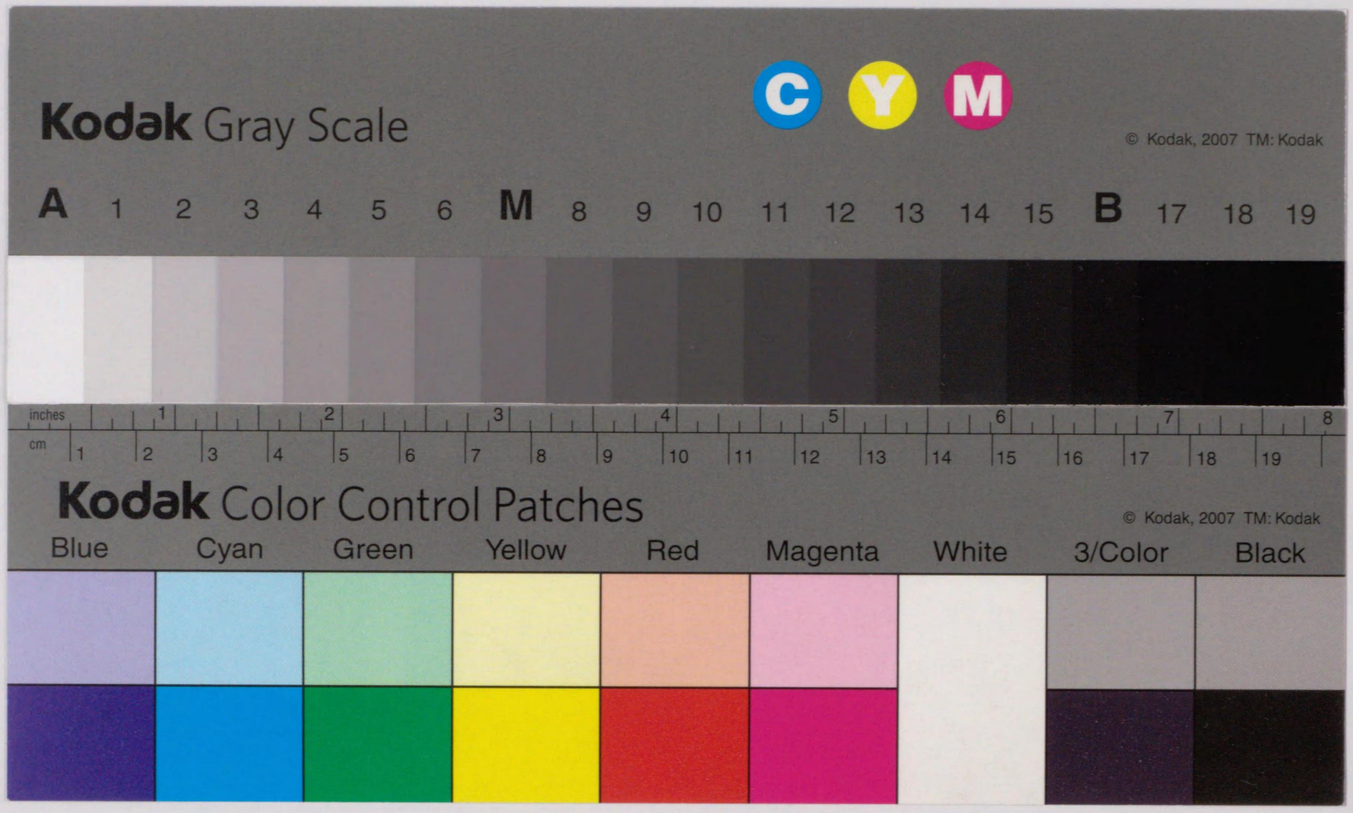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155 80

快入

下

尊經閣章

世說新語下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郭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須長四尺甚有威重）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粉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

金澤文庫

熱湯凝飯歠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魏略曰晏仁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魏志曰玄爲黃門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爲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 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爲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石乃被於吳越邪往至中書令爲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 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儀形

不加飾麗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見者歎曰華豔繁茂非常之器

正爾在群衆之中便自卓犖不羣

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

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 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烱視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 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閑暢

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

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顏不持儀飾

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群嫗委棄唾之委頓而返 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還洛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八王故事曰岳與湛皆美好同遊）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閉閉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還曰眸屬夷甫云尊未相識夷甫選才歎其神儁）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群答曰君未見其父耳（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祚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爲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珣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偷平子（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偷琅邪人王氏譜曰詡弟也仕至脩武縣令還

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贏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贏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贏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頹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別傳曰玠在群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嶔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至新蔡令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淵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訥始過江仕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杖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始熟至于石頭遷遷天子峻以倉屋爲宮使人守衛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未有謠歌曰側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

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云晉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寢遺詔也中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下詔不許溫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亂京邑也于時

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音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頹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讌屈其迹而方寸湛然閒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語林曰謝公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為後來之美又西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為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珽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甥偉骨體不恒

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敦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已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也

林公道王長史敘矜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書林曰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梭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爾追往祖企脚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眞人想晉陽秋曰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拏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洽已見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省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湛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止安詳公亦萬夫之望不如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群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中水中有蛟山中有虨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乃入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淸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

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爲氐人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毋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

作筆薦焉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益聞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志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黑於翰珠潤山之客列於貢玉益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

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相建武作兩髻葛裙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竟晝夏日大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
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
莫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
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
夫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爲庾公記室恭軍後取郎浩爲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已比荀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彦達平昌人父覆中護軍昶於嚴有志局少爲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尹盧循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眞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爲漢三公粲至長安見蔡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州依劉表以粲貌寢通脫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桉戴叔鸞每爲驢鳴以哭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濛仲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
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土爲墮四邊高似壚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
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
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
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類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父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仁左忽有
此論盖好事者爲之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
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尸慟哭賓客莫不垂涕
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卿作體似
眞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

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聞之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武子死乎賓客皆悛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
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
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早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
歌取者簡服其言更爲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
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
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恤而
致哀如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

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
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改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敦曰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脩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爲庾兒婦旣寡將改適亮子會妻父虔並已見上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搜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之亂公於白石祠中許賽庫下牛從來未解爲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謠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旋又曰庾公初上時翩如飛鵠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旋車後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卧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箸柩中因慟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師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雲喪風味轉墜支遁傳曰同學也儁朗有理義遁甚重之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弦於鍾

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間志在泭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泭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無足為之鼓琴也推已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却後一年支遂殞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二先悟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乂及死之日貴賤為謀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當戴戴桓氏為其謀主以父憫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愍為難我亡後若入檢眠食則呈此箱憫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溫往反密計憫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未遠和棹木已積冀神理歸斯不與氣運俱盡耳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亡也高墳鬱為巨觀茶楚猶存化為宿莽遺迹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懷懷其為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云綏已見

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壻謝氏以謝公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離妻由是二族遂成讎釁王在東聞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謝公子敬始卧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珣小字王於是往哭督帥刀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

末廻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宴少子開
率有大度為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
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
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
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人琴俱亡
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幽明録曰泰元中有一師從
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
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代求代亦復不過少
時人間此臧怪其虛誕王子敬疾篤續之曰吾卞不如弟征亦通塞請
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
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作筭亦當盡復何所
代子猷先有肯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云便撫心
悲慟都不得一聲肯即潰
裂雅師之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攘桷惟新
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
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
赴山陵故
有此嘆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
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
懷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尊
隸羊氏譜曰
孚即欣從祖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
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
路云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
祝者斷也天將云夫子耳

桓玄當簒位語卞鞠云卞範已見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
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燉煌
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録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
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為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為

治護元性剛直以爲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
臨死曰却後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
而忽忽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眞人樵伐者咸
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鼻巖側籍登嶺就之箕
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
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敘有爲之外棲神導
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
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還半嶺許聞上
嘐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稽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
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右竹實
數斛許曰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爲之道論五
帝三皇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長
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遂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
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
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翳不
見陰光代爲雌亭亭在須臾安可久保貧賤何必終
竹林七賢論所言皆胷懷間本趣大較論曰籍歸遂箸大人先生
論曰籍長嘯相和亦近其意謂先生與已不異也觀
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
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孫登者
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爲巢冬則披髮自覆
好讀易彈一弦琴見者皆起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
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出入人
閒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辭去皆拾去文士傳曰

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
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
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
未然歎息將別謂曰先
生享生而有光而不用
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
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
以免於今之世矣子無
名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
事在獄為詩曰青云昔
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
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
並沒故登或嘿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與書絕康別傳曰山巨源為吏部
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
不以一官遇己情邪亦欲使康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
口耳乃答書自說不堪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歎心之

李厥是茂曾弟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
官居在臨海任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
禮之故辟為府掾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
假人

又字志曰厥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名望厥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覽疾不能行坐常仰卧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大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厥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厥嘗為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厥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弟五之名何必減驃騎耶

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灊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元帝為安東將軍辟為參軍帝右贈光祿大夫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髮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

阮光禄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内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
山志存肥遁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
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雖上之沈冥何以過此楊子曰
冥李軌注曰沈冥猶
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官
時常獨寢歌自箴誨自孫綽孔郎別傳孔愉遊散山石孔愉別傳
亂愉入臨海山中不求
聞達中宗命爲參軍
曰永嘉大
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驎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荷堅臨江
荆州刺史桓沖將盡訏謀之益徵爲長史遣人船往
迎贈貺甚厚驎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
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脩然而退
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直已匱乏村人
亦知之甚厚爲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驎之字子驥
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虚
退寡欲好遊山澤閒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驎之
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
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桓褐與沖言父使驎之
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
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爲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爲長史
固辭居陽岐去道斤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驎之身
自供給贈致無所就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
曰只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值終爲治
棺殯其仁愛皆
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

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潛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閭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請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湯徵國子博士不赴太守張玄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終于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表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司空子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蓽之下晒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絕人好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不就

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傍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開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已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書自娛徵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晉陽秋曰逵不樂當世以琴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戴氏譜曰逵字安丘譙國人祖碩父綏有名位逵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

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茅此言許由尚致堯帝之諍筐篚之遺言非輕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猘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通家于豫章以清絜自立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郗為傳約亦辦百萬資傳隱事差互故不果遺約邊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繕謝廙緒識見雖不絕乂可以累心處郗盡尚書郗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議遷居剡既美才藝而交遊貴盛先數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數死會稽人士以寧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求死不得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老東陽人少脩德行箸鄉當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

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
屬項梁梁以東陽人欲立長乃薪嬰母諫之乃以兵
夥爲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
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
求工遂毀爲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
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
是遂行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
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懽喜上書願保塞久頼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開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嘿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悅獻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閼氏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爲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
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善尚不蒙福爲邪欲
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
何益故不爲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悅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爲后班婕妤者捣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爲婕妤帝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及婕妤婕妤恐見危有辭致上愍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妬婕妤好恐見危仲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元奉園陵遷葬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魎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音不臨 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歡侯性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其況惡乎 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韙既沒文皇帝其太子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耽姬上跡以諫從

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爲善善人疾之蜀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 魏略曰允字士宗馬暢人少與清河崔贊具發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眞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弘字德儒雅潤與嵇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

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相範也 魏略曰範宣允明壽都人仕至大司農爲重臣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乖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部敕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

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貞順言謂辭令容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曰德謂婉娩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覺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芸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魏氏春秋曰初允爲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以理奪不可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

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録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開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焼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遑不走中道還取綬大將軍還不在允回遑不走中道還取綬大將軍還不在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爲忽忽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哉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箸繡晝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侯反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爲鎮北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此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

晉諸公贊曰允有王佐
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
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
錄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
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
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胷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
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
公贊曰奇泰始中爲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
朝延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爲長史世祖下詔
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爲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
加有才識爲
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至謂婦曰新婦神色
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
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
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陵誅
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爲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
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爲尚書助魏不忠
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無
慼容語之曰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
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
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
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
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
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又矣
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
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
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

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哭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于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爲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爲勝晉陽秋曰濤雅量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俯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

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爲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魏司徒昶子仕至司徒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譜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繇之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群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見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元妻李氏名婉

字淑文豐誅徙樂浪後遇赦得還元先已取郭配女賈氏譜曰郭氏名王
璜即廣宣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任外不肯還元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以救還而齊獻王妃欲令元遣郭氏更納其母元不許爲李氏築宅而不元遣郭氏更納其母元不許爲李氏築宅而不
比來元母柳氏將亡元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元欲就省李元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元別傳曰李氏有淑性令才也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元元曰語卿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離婚之理乃下詔救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與李絕婚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元置左右夫人元母柳亦教元迎李槐怒攘臂責元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比並元乃架屋永年里中

以安李槐曉乃知元出柳使人尋死詔許元置左右夫人元答詔以謙辱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祖下詔不遣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元別傳並言詔聽置立左右夫人元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謬矣且郭槐彊很豈能就李而爲之拜乎皆爲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爲趙王所誅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合

王沒南少無嫡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至洛陽太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嫡處任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王祕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

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
失常未嘗忤視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子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

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字元胄江夏人魏秦州刺史中夏名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氏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倫封琅邪秀作書疏文上倫數從秀為近職小吏倫稱倫意倫封趙秀從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簒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誅）

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按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悅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遍令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

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
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
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爲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
屈節爲汝家作婚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爲妾妾耳）
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
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
知名舉孝廉（逵未詳）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
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
吾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髢（髢作鬄）賣得數斛米

斫諸屋柱悉割半爲薪剉諸薦以爲馬草日夕遂
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
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
侃猶不返逵又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
秋曰）
返逵及洛陽當相爲美談侃迺
侃父丹襄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
貧賤紡績以資給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
薦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
陽孝廉范逵嘗過侃
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
盧江向太守張夔稱
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
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子
秦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
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
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
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
爲十郡中正舉侃爲鄱
張逵羊晫亦簡之後晫
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史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沖天而去幽明録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吴司徒孟宗爲雷池監以別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爲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箸齏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温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理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

而退姤記曰温平蜀以李勢女爲妾郡主見姑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窓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顏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善之遂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王臺希已見王臺庾友字惠彦司空冰弟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小字庾氏譜曰友

王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子女幼

萬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王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王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温殺庾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漆温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
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箸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沖娶琅邪王恬安字女也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箸之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重淵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屣二謝安萬見女婿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夫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朗小字遏末謝玄小字羯奕弟二字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彪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謂朗遏謂玄末謂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凡毀壞卞鞠見凡惡欲易之鞠卞籟之冊之外孫也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之妹亟為是塵務經心夫分有限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閔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殼則異

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壻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卿問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答曰髮白齒落屢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闐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

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它縣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簒逆見誅亮棄衆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守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為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殷撫尸哭曰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閒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

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鍾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鍾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廢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鍾律既鑄律律之管慕求古器得周時王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鍾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音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體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鍾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爲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千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于本錦遂以爲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云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錢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復著障泥乃渡

子性愛馬亦甚則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即亡羊時爲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語林曰武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
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陳氏譜曰述字嗣祖潁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冢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
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
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邪答曰非
青烏子相冢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
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
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永嘉卦海內將亂璞投
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
皆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
毋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
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
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竊處災可消矣王從其
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
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栢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
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萬縣從事
言到臍督郵言在萬上注

郝悟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針之須臾兒下半臂裹兒出其精妙如此

房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卽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之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為訴脉處方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牀奩戲傳玄彈棊賦敘曰漢成帝好蹴鞠劉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鞠也按玄此言則彈棊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棊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

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典論帝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記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

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丈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勑兒孫勿復學書（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恒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龍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箸之家令）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劒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鄙以寶劒付妻）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劒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劒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荀鄙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書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鄙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羊長和博學工書（文字志曰沈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能騎射善圍棊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弈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達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易陸異之以兄女妻焉）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

范以爲無用不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貽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好丹青妙絕於時嘗以一廚畫寄桓玄嘗其絕者深所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廚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益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頗道季重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韭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詬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讓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俊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廙畫古賢皆爲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圍棊爲手談博物志曰堯作圍棊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棊爲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圖寫特妙欲圖殷荆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爲眼爾仲堪眇目故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一日作一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丘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絃易自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元帝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外御坐固辭然後止中興書曰）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滔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爲大司馬所眷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髯珣行狀短小時荊州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有器望並爲溫所暱）

許玄度停都二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眞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兒即系也）（章錄曰系字敞曾祖父淵之文往至光祿大夫）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易得爲人作父如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

何如
卞範之爲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卞官疾
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
迴坐傾脇移晨達暮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
卿莫負我丘淵之文章録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
人祖嘏卞邵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
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内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
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内向秀琅
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
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内至于冷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
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
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
廷憚之仕晉至太宰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
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沃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
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
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干寶晉紀曰何
曾嘗謂阮籍曰
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
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
晉之間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久謂行禮
者籍爲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
禮而毀幾滅性然爲文帝愛其通儁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毛公注曰醒酒病曰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嗯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公榮晉陽秋曰耽為人通任至尚書郎也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嘗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頗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嘗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為入我幃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豈爲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王隱晉書曰籍鄰家婦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棊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咸也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摠角乃竪長竿掛犢褌也

阮步兵籍也喪母裴令公楷也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唪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爲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裴楷俱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傍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致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盃斟
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猪來飲直接
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
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已之所以爲達也後咸兄子
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
令爲他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
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迫元康中遂
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
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
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
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顧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
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箸重服自追之累
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鲁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
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擢自欲壞
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
元不平元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
愷用御食器出入輿世祖情遂薄焉
劉道眞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

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眞
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
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眞超用之不知所
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眞道眞曰去去無
可復用相報劉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
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脩性簡任
山季倫爲荆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
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
倒箸白接䍦舉手問葛彊何如幷州兒高陽池在襄
陽彊是其愛將幷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
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
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
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
乃可縱適一時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
不如即時一盃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便
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爲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爲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謝甕側取醉而去温嶠素知愛卓請爲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太孫舍人經吳昌門在船中彈
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昌亭聞弦甚清下船就
之因共話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
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
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
祖忽見裹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
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
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入賓
從多是雄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

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濟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群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恒飲酒不
見酒家壻復覆瓿日月糜爛群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
堪久君輩豈書與親舊今生由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
糵事 群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曰主導與
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瞻依觀有愛妾能爲新聲
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瞻顏無怍色有司奏免
顗官認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温太眞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博捕與輒不
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牀甲
大嚼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中興書曰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温公喜慢語卞令禮法自居卞臺正色云朝廷大臣宜遵子弟

莫不祗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温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

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

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顗以雅望優游海内咸名

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風德之累也

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

每醉諸公共屯守

衛君長為温公長史温公甚善之每密啓酒脯就

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温許亦爾衛永嘉之亂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

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藩籬覆之時峻

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

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中便是冰大惶怖

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

送過淛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

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厮下不

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生涯酒足餘年

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

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彪洪喬作豫章郡彪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羨往至豫章太守臨
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
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彪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向爲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三辟名士時賢協贊由興
旌命所加必延俊乂辟濛爲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
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吾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閒爲洛市肆上鴝鵒舞甚佳
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戎性通任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伊見已謝鎮西往尚
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
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

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尚書謝裒尚
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
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已問惔曰計仁祖
正當不爲異同耳惔曰仁祖朝中自應來乃遣要之
尚初醉然已無歸意乃再請即迴軒焉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
莫知所出陳郡袁虎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虎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
略無嫌悋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虎素有
郎令袁渙曹孫也悰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倜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宣武
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
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

攄對人曰汝竟識袁彦道不郭子曰桓公樗蒱失數百觧米求救於袁虬虬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攄去簪小帽既戲袁形勢呼但攄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禄云酒正使人自遠及在會稽略少醒日光禄王纕也續晉陽秋曰纕素嗜酒末年尤甚川靡不歷覽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迴至半路却返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求郡縣遺心細務縱意游肆名阜勝

袁彦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妹名安皇適殷浩小妹名女在適謝尚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荆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荆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鱠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驎之一字遺民巳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鱠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鱠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爲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中興書曰郗恢字道徽高平人父羲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鬚髯風

神鬼梧烈宗器之以爲蕃伯之
望自太子左率擢爲雍州刺史雍州在內見有氈毳
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那小字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
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
大力者負之而趨走昧者不知也郗無忤色
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
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蘟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
往太守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
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
退了無忤容爲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撰行蜀城

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
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並道蜀中事亦有所
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
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爲廣州
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
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
征西密遣人察之至夕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
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
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

標晉陽秋曰友字宅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
嗜酒嘗其所遇不擇上庶之好伺人祠往乞餘食

雖復營署廬肆不以爲羞裒過晉責之云君太不逮
頁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
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罪大笑之始仕荆州後
在溫府以家貧乞禄溫雖此之學遇之而謂其誕肆
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席赴
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
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
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收住郡民始惟終慚回
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
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
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嘆奠恭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桓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凝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嚴歌有行路難曲辭頗踈質山松好之乃爲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泣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今云挽歌未詳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裴啓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鴝鵒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荆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車騎王洽別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人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慙色

張驎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驎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爲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

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昔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人銜枚執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疎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爲人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卓犖不羈欲爲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乘輿官車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徽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王荊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續晉陽秋曰左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等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因以爲諫也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

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迴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抑玄爲素官）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泝流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王歎曰靈寶故自達（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字爲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爲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却減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忘日止亦忘時其達而不

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荆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酣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嗜以大飲爲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孰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爲情死（王氏譜曰廙字伯輿琅邪人父會衛將軍廙歷司徒長史同祇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喻三吳廙居

喪拔以爲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歛反
歛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歛
敗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敞擬於王者 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爲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榼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 晉陽秋曰戎十五隨父渾在郢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曾沖清尚非鄉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輒在坐不與焉輒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爲誰也曰劉公榮也嘗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爲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疇酢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榼三人各自得也戎爲物論所先皆比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俊門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圍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就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清言竟日已暮氏春秋曰鍾會爲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康名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仲悌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于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還康聞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干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域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

題門上作鳳字而去

喜不覺猶以喜欣故作鳳字凡鳥也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謂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敦爲青州刺史登敦爲卓越之才將舉爲荊州刺史登以荊州邊帝室所望者以樂登爲荊州刺史從弟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六樹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一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頗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爲荊州晉陽秋曰平子名衍太尉夷甫之弟也才流時譽而任放不拘時謂之達

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一帖倒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
云彼是一人高坐傳曰王公嘗詣和上和上鮮容時
皆得其所尚書令卞壼之便皆斂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爲晉陵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爲晉陵太守
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荆州將西之間意
氣甚篤奕帝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裒小字奕字
也其妻王氏已見每曰桓荆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
俄而引奕爲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
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怠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
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大醉溫往主許避

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
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壻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嘗箸曰綸
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
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
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徵之爲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論語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又問馬止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語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辇王恬許恬已見時爲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問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安曰阿螭不作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猥與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悅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箸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脩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倩子超有盛名且獲寵於桓溫故爲超惜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彊 顧氏譜曰辟彊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

軍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傾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迴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 瑾見已 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 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眞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爲孫峻所害 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 江表傳曰張昭子布忠正有才義仕吳爲輔吳將軍

別駕嘆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嘆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皇緜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

上二陳謂與泰也會父名緜故以遙遙戲之鴈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墓故以此酬之

鍾毓爲黃門郎有譏謦言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毓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共嘲毓景王曰皐緜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孔安國論語曰忠信爲周可黨爲比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

毓沅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

魏氏春秋曰王戎謂毓也

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爲晉所滅計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云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次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
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
其耳（述士傳曰許由為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冷水洗耳拭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汝
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
溫顒已見尚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大尉父保御史
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
尚書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潁
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鹿都人父放魏隋騎將算許
憲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或曰士卿孔其辭也宗正卿
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為衛尉
衛祖京兆杜預
吏父廩同空）此數子者或謇吃無言吾商或陋希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譫或口如含膠飴
（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推辭麗英博而有比稱未詳湛湛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
或頭如巾齏杵
少而狎焉同時好瞟有南鄭思淵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終不衰墮焉之慨然又怪
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
嘲六子焉雖以謂誰實有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
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
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樞子摛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
眸易坐者竦跽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
蜎喔如此吾故我形之注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

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幗旨味弗嘗食粟茹藿隈摧園
閒糞壤汗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
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已之累也子遇我如
雛我視子如佻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
為人寶也則當如皐陶后得亦咸伊陟保乂王家永
見封殖子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卞隨務光
洗耳逃禄千歲坏骨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令辭從
容子欲為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
子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
然離欲志陵雲日子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
索漁父之澆灂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
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交儒墨堀然
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為於處士
之間進無望於三事而徒戮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
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教謹聞
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開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
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
當赴水火以全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

州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寨蒙赴汙吾欲告
爾以養性誨爾以優遊而以蟣蝨同情不聽我謀悲
哉徂窮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僚偶子
不如大原温顒川荀寓苑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鄭
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蹇吃無宮商或厄陋希言
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譁譁少智謅或口如舍膠館或
頭如巾囊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
登天府夫詆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權圖譬猶
鑿地抱甕難以求富譬猶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
拳局煎慮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因非命
也夫豈與夫
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
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
兒故可不啻如此

貴老莊之學用心淡泊故爲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二十五卒大將軍爲之泣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騁騏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潁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嵩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未得歷太子舍人廷尉平孟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 陸玩已見 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殿洪喬謝曰殿羨 已見 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諸葛恢已見

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溷 吳人以冷爲溷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語林曰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垂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椀謂伯仁曰此椀腹殊

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答曰汜椀英英誠爲清徹
所以爲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槱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
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顓好媟瀆故答曰
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
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
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爪
葛蔡邕曰瓜菖陳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眞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犂特王

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特有盤辟之好以喻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
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干寶向劉眞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小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
敘其搜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妒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暖漸有氣息與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所感超是也劉
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爲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許琛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机枕上新衣易已體上所箸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王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大地四方中之山相書曰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元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也）楚離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衆入沔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彊未可動（可決戰會康帝崩陽自馳還夏口）尉豫章（豫章郡）羨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郡）羨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眞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桓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迷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

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爲陵遊說下遷腐刑汲冢書遷述害虞以來至于獲麟爲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窯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猶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埋云何謝答曰亡叔太傅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間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集會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賣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道得深公之言慙恧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齔齒玄之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

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小草曰遠志一名棘宛其葉名

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爰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愛客同爲學生爰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爲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皆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留引王長史曰卿助我范汪別傳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

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爲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斗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柳柳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遊爛兮予美云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悛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陵長公主名南弟

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眞長笑其語

桓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只櫂臘亦放何必其鈴鈴邪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同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在左右潛通生子大司馬溫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爲海西公

侄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主敬仁閒一年少懷問鼎郗雲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王滿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也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包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
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元武王貞粹太安中除蒼梧太守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
詣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
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爲讎習云薄伐
玁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荊蠻荊之蠻也玁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
小與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冲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將軍恬子仕至

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
相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
須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
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須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士
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爲稱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
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今日拜子猷言語
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譜曰融字景惠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

而蚤終 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 蜀志陳壽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爲馬謖參軍諸葛亮誅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撰蜀志以愛憎爲評也 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 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桓梁臺上使群臣作七言詩自此始也 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出騷雜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 王坦之范啓已見此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爲郡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自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毛蒙毛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徐廣晉紀曰劉愛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宜當出虞存嘲之曰與鄉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 魏氏譜曰顗字長齊會稽人祖徽處士父說大鴻臚卿顗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郗嘉賓書與袁虎凡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袁彭城並已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眞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三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又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為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箸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寅齊巢許二詣垂名必勞神苦形去策捶拊邪郗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盛也故載之末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閒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至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嘅名客簡文顧曰天下亦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蘊謝已見王孝伯罷祕

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尼曰王丞齒似不鈍
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遏夏月嘗仰卧謝公清晨卒入不暇著衣跣出屋
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洪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
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母不與言妻不爲下機嫂不爲炊後爲從長行過洛陽車騎輜重甚衆秦之昆弟妻秦之昆弟恭嫂謝之倒目不敢視秦笑謂其嫂曰何先倨而後恭嫂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之而況於他人乎貧賤則輕易之而況於他人乎
顧長康作殷荆州佐請假還東晉兩時例不給布騶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祇隆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眞破冢云出行人安穩布騶

無恙
苻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苻堅從兄堅爲慕容沖所圍朗降謝玄玄悟堅堂曰吾家千里駒也部郎王恢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邪恢醜而才國寶美而很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奪之使小兒號而開口唾而舍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遺千爲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靳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驚雖以食之朗曰此桑椹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苻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苻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於高位物不容於世後衆讒而殺之
王荅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譜曰肅恭字幼之恭右將軍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荅議
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

意為奴婢問者止點笑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敘曰襄公備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含尖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墻

孝武屬王珣求女壻桓曰王敦桓溫磊砢之不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聊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眞長子敬比最佳珣舉混後泰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珍永因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訪壻於王珣珣舉混混云人才不及眞長不減十歸帝已知之珣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臠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葴施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劒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賢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

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駿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為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大焉名喬二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

周殊無作色相語庾伯鸞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岱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左

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三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王

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

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

明道禎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劉參軍宜停讀書周桑

祖廣行桓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

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

得佳者崖桓脩小字續晉陽秋曰脩少為玄所侮於言端常呰鄙之

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書以貢其楛矢如其不爾

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其可得使求得之金罇如初

王太尉問眉子拱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 眉子已見拱叔王澄也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 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爲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齊皆城於趙

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慕突西子也 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爲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會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

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汙人 被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置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載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爲土地之主而於申上冶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鑠木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冶令此是也丹陽記曰丹陽冶城奕遂使啓鎮東徙今東冶是也丹陽記曰丹陽冶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冶城爲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鴻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冶空城而置冶爾冶城疑是金陵本冶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獨無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 王丞相已見 元規復可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十里共遊洛水邊何處

聞有蔡克兒晉諸公贊曰克字子卿陳留雍丘人克
雅尚體貌等輩莫有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
才而專服大義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晉遇蔡子毛
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是時陳留為大郡多人
士哉問此鄉多士有誰乎卿曰有江應元蔡子尼荊陳
稱此二人卿曰向謂君佐問多士不謂但問此二人
克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也克少好學有
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婢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
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疎臺中
望見兩三兒驅羊皆端正可愛夫人遙見甚憐愛之
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
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慙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
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
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
者打牛狠狽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
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
敕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

王大慨後貶蔡曰吾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
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克兒正忽蔡前戲言耳

褚太傳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
中謝歌金昌亭詩敕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
忽覩斯亭山穹川帶阿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者老曰
昔朱買臣仕不遇還為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比舍
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拿吏慙服自裁因事建
亭號曰金傷其字義耳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
敕左右多與其名汁少著粽汗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
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

狠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狽虎犢
還甚所如虎狽王彭之字安
如壽與邪人語正尚書部父北徵將軍彭之

仕至黃門郎虎犢虎之小字也虎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頒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頒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眞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毛公注曰殄盡瘁病也褚大悅曰眞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迴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手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郗揚州爲眞長求會稽郗答曰眞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羣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爲高四海咿喑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爲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憮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劉鎮南錄曰袁宏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荊州刺史有大牛不劉鎮南錄曰袁宏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荊州刺史有大牛重千斤敢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爲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爲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眞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觡奴角反中爲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眞長學此言者眞長曰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爲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堪青鮮宜行仁義遷太上胡毋氏丈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覽而姿色清惠近是上禾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宴閑令營宅於伏

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爲冠軍參軍偏倪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劉尹江虨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虨以手歙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此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眞猪儻遇風雲爲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學家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木昌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吁將有匿術孫綽爲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引寒泉饑食昌蒲所牧何物殆非眞猪儻逢風雨爲我龍攄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

眞猪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晝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社稷之場矣縉紳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其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惔之妹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爲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郝源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群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

蚴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誚許意

謝萬書寄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今萬失得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睹柯亭椽孫興公聽笛振且擿折伏滔長笛賦敘曰余同寮柏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卽取以爲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臺一作樂器廼瓦一作甄凡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

云著膩顏帢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帢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支度著臟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爲高足弟子爲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云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詣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爲復飲酒庾緭裴啓已見裴郎又云謝安自支道林如九方皐之相馬取其儁逸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曰此九方皐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儁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儋纏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牝而黃使人取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皐之觀馬者天機也問其精云其麤在其內云其外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足

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又遂不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

從王珣爲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愼哉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郝隆顧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鯤次女僧韶適郝

歆郝少而率悟夏侯不推賞淇詣謝公謝公覲視郝曰阿巢故似鎮西巢郝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彪郝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拊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苻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觀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音不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苻堅太子也堅爲姚萇所殺宏與苻登相攻以宏爲將玄敗宏遂降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爲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承嘉記曰王禹之字興道琅邪人祖冀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永嘉太守正負常侍望蔡謝玄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爾（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即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爾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三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謂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

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破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劒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撲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劒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鼎跡始攜貳自斯以前不間讎有何意故而制之以劒也間讎隙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

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寶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食帝過憩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數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毋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郡吳人也好利爲敦腹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熟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義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繼祧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綱御四海而峻擁兵近甸爲逋逃藪亮圖召峻三導卞壼不欲亮曰蘇峻狡狩爲禍亂暴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王愆期推征西陶侃爲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必無他我爲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

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却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官盡不減嶠因下玉鎮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按温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暢女中取琅邪王詡女後取盧江何遂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爲虛謬公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考標之注亦未爲得）王鎮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爲劉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黨前鋒諸軍事計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即庾亮子會妻父彪已見上）恢既許江思玄婚乃

移家近之初詐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暮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彪瞑入宿恒在對牀至後觀其意轉帖彪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雅行王典習蠻夷之穢識必不肯聖人之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侶道人爲侶謀曰思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半鑒清出孫綽愍度賛曰支愍度

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
重秀異咸競爾時陽羨周處孤桐嶧嶷
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
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
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知無而能應居宗之體都如太虛而能
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爲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嘗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
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
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加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
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五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
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若
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嘉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

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處之小字處之字文將辟
州別駕不就太原孫綽女字阿恬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
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
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
已喜躍非常此入至庭傾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
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
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
云兒瘵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
都盡中興書曰初桓溫請范汪爲征西長史復表爲
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之
汪後爲徐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欲誅奏汪
爲庶人汪居吳後至姑熟見溫語其下曰去平乃來

見當以護軍抳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墳來迎之事

貢去耳溫愈怒之貢不屑意

謝遏年少時好箸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即燒之 遏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左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與別左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左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 左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 荆州記四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猨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猨鳴一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郎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逼人事四字而已 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僞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襲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略涼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温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爲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檛蚤蝨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檛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

平敎令免官

舫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將去

續晉陽秋曰告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以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雖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

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爲桓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鄧

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朴質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甑荷儋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甑

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爲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爲美賢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

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懟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箴大鍼使左右習和之又嘗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

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郭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廳前有一老槐甚扶踈郭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郭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斤且以大信宜令引為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郭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乃桓偷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歎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

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産業過豐論者以爲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媼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訖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常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悅女遽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太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

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卉木中興曰李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者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愼不可令大郎知王悅也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於是大歎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公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便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

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
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 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
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
不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沉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
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
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王隱晉書曰石崇爲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爲諸父所重王君夫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
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
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
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常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
餘人皆綾羅袴襬以手擎飲食蒸炙肥美異於常味
帝恠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炙帝甚不平食未畢便
去王石所未知作 襬作擺

王君夫以粘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
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
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
人王肅子也雖無撿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軍之
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鴆不得過
江爲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爲胡軍時得鴆於石崇
而養之其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
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
色無所忌憚爲後軍將軍卒謚曰醜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薤鑿又牛
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
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
此三事爲搤腕乃密伺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
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
之韭薤鑿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
馭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
偏轅則馭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眩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駿常營其蹄角王武子語君
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
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
子一起便破的却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
相牛經曰牛經出窫戚傳百里奚漢
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

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轅軛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柏經云陰虹蜀頸千里洁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輕宿戚所飯者也愷之牛亦有陰紅也齊戚經曰橦頭欲得高百體欲緊大膝跣肋鼾齲龍頭突目欲好跳又角欲得紅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裎因直內箸曲閤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遂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綉頭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謝開沼彈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最之首琇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武帝愷之舅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三尺許賜愷枝柯扶踈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采溢目者六七枝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張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鉞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紋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蠹其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芏下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恬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為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恬已見委任濟遂

卉外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冢（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二歲早死原憲已見）而歎曰若與同外孔堂去人何必有聞王曰不知餘人云云何子貢去衛差近（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嘗相魯家累千金終於齊）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窶牖語人（原憲以窶為戶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爵子太始元年封）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敢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敢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以牛心為貴故義之先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蹍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

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

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爲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蠙許見恬小字蠙虎 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蠙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 按王氏譜胡之是恬從祖兄 蠙撥其手曰冷如鬼手罄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秦亮道樗蒱秦亮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眞云見秦生遷怒知顏子爲貴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輒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 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 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恭時爲丹陽尹大治荊州靈鬼志謠徵曰初桓石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湯州大佛來上朋少時石民死王忱爲荊州佛大忱小字也 訖將乘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爲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羣

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鬬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爲忿迺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 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爲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卿冲雖散朗而內實

秦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 秦氏譜曰悅字元禮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粲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試以他罪殺悅於市中觀者上萬時議謂珣恭宜傳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拔太傅尚書左僕射 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黃門侍郎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數王國寶王雅 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雅之爲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珣恭宜傳東宮尚書左僕射 雅薦王珣於

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
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
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
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
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
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
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他所論國寶謂緒於
己有隱果情好日踈讒言以息 按國寶得寵於會稽
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虐曾不攜
貳豈有仲堪微間而成離隙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四在下太后閤共圍基並
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
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去杀水救之帝須救左右毀
銼鑊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 魏略曰任城
威王彰字子文太祖下太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可用也
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

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 魏志
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愠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雍欲治弟植之罪過於太后但加貶爵以欲滅更明耳帝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
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佞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
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
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婚姻
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妾拜而遂為妾勝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陸平原沙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人
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天黃門孟玖求為邶鄭令於
穎穎敬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
玖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
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
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索戎服箸衣
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
幬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泣
弟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拔木平地尺雪干寶晉紀曰

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
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臨刑歎曰欲聞華亭
鶴唳可復得乎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
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
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警角之聲
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歎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
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曰
乱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士
無成功也散脩按琨以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時晉陽
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衆抗行勤王年之中
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
煙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千
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
子面似羌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
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
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
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
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
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爲三公不丞相不答又
問可爲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
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己歎曰我不殺
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
嶠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視近日之言
無憚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
顗初嶠爲臺郎淵既上官素有
風以嶠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
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廻
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曹爽任蔣濟之怀
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怀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明帝
聞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
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丈將軍曰我與
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爲流
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撫蒲蹄當成者
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弈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
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怀涕曰伯
仁總角時與於東宮捐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

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溫氏譜曰嶠父禧娶清河崔叅女 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晉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溫嶠爲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遍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乘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 晉陽秋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束帶嚮履而詣焉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遷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眞純何以鎮其統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朝而不稱意中甯慨然曰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歎遂發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氏譜曰牖字彥倫裕長于也仕至州主簿 兒既是偏所愛重爲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何與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卧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汙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耶續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卧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焉爾寂寂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疾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何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奕日暮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上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柔粹孟子曰湍水決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爲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言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縱不識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桓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還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言盈坐揚之荆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忖已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

少經軍鎮及爲荆州聞荒
虜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
欲外示門暇因令帥軍還
之量不開將略吾量賊必
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
天下誰知吾其左衽矣俄
桓公初報破彭荆州周祇於玄
人坐僧愍齎寶物遺相王
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
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
富貴則仁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阿穉如厠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厠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椀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循父也皓凶暴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貞正譖云誘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

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元皇慨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解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解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

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爲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蝚小於蟹而大於蠙蝚即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即彭也然此三玖斃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色乃自

申明云向問飲爲熱爲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現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哀弟二子年三十三亡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爲中今謝韙弟有六而以據爲中郎末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爲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鬬殷氏譜曰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蟹魚蝦鱔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九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歜同廢爲庶人義旗初爲會稽內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荆州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荆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尚行國寶大喜其夜開閤喚綱紀話塾雖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任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爲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官將謂紹妻表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以神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是兒妻使令攬髮以神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寵魏氏春秋曰五官將納鄴